

山远尽成云

□边洪发

光阴的涓流，总不会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苦闷携入蜿蜒的旅程，反而它将生活揉碎，沉石打磨，如似鹅卵石静铺水底，等待有着溯水而上的心怀的我们，翻捡碎砾，念念往事。人间的旅程，也曾不断路过一山山的期待、力竭、兴奋与消沉，路过山峰与山坳，伫立不是终点的顶峰，回顾远山如云。

秋夜泰山，拾级而上，不见了满山的蓊郁葱翠，不见了古建的鳞次栉比。到南天门的旅路粗略走过几程，有晨登泰山的全家行动，有冬上泰山的临雪祈福，这一次为日出而来，也为了云海。在孔子登临处回首，城区的红光隐约渗入天空，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深红到纯黑的晕染，能看到星辰的点缀。我的视线回到四周，借微弱的光看出“登高必自”的石碑，它站在最匆忙的山口最漆黑的角落里，旅途便这样开始了。

山脚下的路自非全然如十八盘的陡峭，但也是舒缓与急促相间，像点绛进国画的山水里。若是白天，步伐便会随着悠然与紧张；参天的古木仍是合抱，飞溅的溪水也敲击出声响。道观也在那里，石刻也在那里，但是夜色沉沉，灯火阑珊，并没有那许多的景色可以留恋。

一些深刻的美，倒映在回忆里。初中的一次登顶，当我们终于伫立在南天门前

时，其间吞吐的雾气兀地将我们置身幻境。“若将世路比山路，世路更多千万盘。”我们从人生的一次次山峰与云海路过，那是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云，亦是“峻极周一远，层云郁冥冥”的云。那些兴奋挂在天边，挂在夜的朦胧中，为登顶的期望描画了一些彩色。

旅途的疲倦，常吹散在风中。汗水滴落在身后，有些辜负夜中山风的清凉。攀登泰山的过程实在不像是能吸引游人二次而来，虽然这条路已经劈去荆棘，压实道路，古色的石砖也从山脚到山峰近乎铺满，但蜿蜒的道路引向秘境，只知道攀登，我再往山顶看去，那灯火或是在，或是隐在近峰之后。

我终于登顶，大致在凌晨三四点。到日出这段晦明未分的时间里，坐在天街，路途上的紧张骤然消失，看山下棋盘一样的泰城，灯火似乎清晰了许多，但来时的路模糊了。不久，一道红光首先在东方的天际破开蒙昧，逐渐地，半顷的天空染上了亮色，身后的低峰与山道逐渐消融在云雾里。山依然是山，云依旧是云，但他们如此和谐，如此自然地融入我的经历和记忆。

生长在泰山脚下，常说有山在北，山的形象，是生活的一种坐标，是书本的一页重点，是“高山仰止”；进入大学，总

觉得校训“登高必自”拗口而熟悉，再攀岱宗，才恍觉出自红门旁的石碑，“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，山的形象，变成一种心态的成长，一种未来的憧憬，是“景行行止”。后来我又遇到许多山，有的登临，有的远观，大理苍山横在眼前，我置身其中，不再是登上岱顶时的兴奋，重重远山，似不可攀。它们是从亘古走来的巨像，生长出阶梯的模样，引人上前；但它们却又仿佛凝滞着时间，可以将所有的生命阻挡。

“山是漫长地质变化里，极其缓慢的浪。”

远山成云，突然在我的眼中翻涌起来，可以将大地生灵托上一生所及最高的视野，可以将一个个文明托向远方的繁荣，可以慢慢地跟上岁月的脚步，在历史中轻轻拍打出或苍翠或皑皑的印迹。我突然懂得了《愚公移山》的奇妙。人们愿意用群体的生命去尝试追赶层峦的浪尖，突破着一些固执的颓唐。

登泰山扇子崖记

□陈传伟

我一直认为，登泰山最好的季节，是每年的九月末十月初。这时雨季刚过，山间溪水汨汨流淌，山上植被蓊蓊郁郁。天高云淡，风景宜人。从泰山天外村遥望远处的傲徕峰，树木葱茏，峰石峭拔，爬上去的想法油然而生。

于是，我从天外村广场出发，沿着龙潭水库东边的小路步行而上。经过建岱桥，一个水池映入眼帘，池水清澈碧绿，池边歪歪斜斜躺着几块巨大石头，其中有块石头上刻着“白龙池”三个字。站在石头上，阳光照射下来，池底白沙若隐若现。

继续往上走，远远听见“轰隆隆”的巨响，是水石相激的声音。走近后，只见一道白色水幕悬于高崖之上，就像数扇青屏之间飘下来一束白绫。瀑布飞流直下，直冲崖下深潭，潭呈墨绿色，深不见底。瀑布激起来的水雾飘洒到身上，凄神寒骨。

这里就是泰山著名的景点“龙潭飞瀑”了。瀑布前面，矗立着一石座亭，不知道建于何年何月，上面题刻“西溪亭”。两侧亭柱刻着一副对联：龙跃九霄云腾致雨，潭深千尺水不扬波。

自西溪石亭拾级而上，连续登上数百个石头台阶，爬到瀑布顶上，一座长长的石桥横在巨石湍流之上，桥旁有个石碑，碑上题字是“长寿桥”。长寿桥两端的石壁上，东西各有一个石头亭子。东边刻字“云水”，西边刻字“风雷”。站在长寿桥上，俯临溪水，巨石激流中刻着“洗我国耻”四个大字。

继续沿着山路往上，不一会儿，远

远看见一个巨大的“佛”字。走近一看，是座小庙。檐柱肃然，庙门紧闭，门额题着“无极庙”。庙门口的对联是：天台岩下藏五百，须弥顶上隐三千。

庙前立着三块石碑，上面刻的字大多都漫漶不清了，能读通顺的语句有：“岱之西山曰傲徕，下有深坎曰龙潭。潭水来自黄溪，溪经百丈崖，飞泉瀑布为岱麓名胜之一。百丈崖在山之阿，向为往来孔道。循石越水，有幽径上通扇子崖，为傲徕主峰，崖前有玉皇洞，洞上有原始天尊殿，香火颇盛。黄溪汇诸山之水，循崖为流，奔泻而下，旁来危岩，俯临绝壑，水浅而流急，石腻而苔滑，人行经崖下，无不喜其境之奇而思其地之险。每遇山洪暴发，乡人樵牧往还因涉险而遭不测者，岁辄有之，而卒无一石之叠一水之支，为可慨已……所安也。桥既成，问名于余，余曰：是桥以寿金为缘起，夫人不以繁仪褥礼为寿，而以济世福民为寿，世界寿无量，夫人之寿即无量，将军及诸善信士亦与之无量。曰以长寿额之，所以志其实也……”

经过无极庙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继续往上，到这里游人已经不多。山路一转，忽然看见一块菜地，白菜支棱着碧绿的菜叶，整整齐齐排着队。菜地周围还有几棵山楂树，红红的山楂果缀在枝头。黄狗听见有人，“汪汪汪”叫了起来，几只公鸡母鸡，在山间草丛里寻食。

抬头远望，傲徕峰还在云端里，侧身回看，无极庙隐隐约约。往前又走了

约半里路，路旁石刻有字：自霍宅以上接修石阶共计四百四十九级，履险如夷。功德无量，特勒石以志不忘。兖州道守使张耀臣三百元。济南魏子厚四百元。奉天刘之范四十三元。石工刘忠智。梁鸿峻募化。

踏着石工刘忠智修的石阶往上走，目之所及，怪石奇树非常多，令人惊叹叫绝。路旁的刻石，题有“锦峰宝嶂、仙境云横”等字。

攀爬了二三里路，经过了玉皇洞和原始天尊庙。峰回路转，一座巨大的石崖突兀在眼前，直入云霄，凌空摩天。

这就是泰山西路最有名的扇子崖了。崖下巨石后面，有一挂带有护栏的铁梯，直立窄仄，仅能容一人通过，石壁上刻着“天梯”二字。我手脚并用往上爬，手抓铁栏，脚踏危石，心惊胆战。只是自顾脚下眼前，不敢抬头远望。

终于爬到扇子崖顶了，真是如同踩着天梯登上天境。

崖顶是一块两丈见方的平整石头，石头上凿有宽二尺长三尺深数寸的小池子，池中还留存着一汪清水，应该是雨水吧。

昂立崖上，飘飘然有羽化为仙的感觉。环顾四方，东北方向，是泰山主峰，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南天门和玉皇顶，西边是傲徕峰，巨石插空，壁立万仞，雄峙天外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北侧是悬崖峭壁，深百十丈，令人头晕目眩。

秋风一起，忽然感到高处不胜寒。随即抓紧天梯护栏，蹲坐而下，战战兢兢，回到扇子崖底，沿着来时路愉快返程了。